

現代名人創作叢書

丁玲文集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編者 少 侯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丁玲文選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上海仿古書店最新出版現代名人創作叢書

魯迅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郁達夫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周作人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郭沫若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冰心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葉紹鈞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張資平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巴金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
丁玲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沈從文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王獨清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盧騷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章衣萍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許欽文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謝冰瑩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蘇綠漪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徐志摩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田漢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鄭振鐸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老舍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茅盾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張天翼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葉靈鳳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魯彥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周全年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陳福熙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孫福熙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豐子愷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朱自清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落華生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丁玲文選目錄

一	莎菲女士的日記.....	一
二	莎菲日記第二部.....	五九
三	水.....	六五
四	奔.....	一二二
五	暑假中.....	一四五
六	過年.....	二〇六
七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二二五
八	我的自白.....	二七七
九	不算情書.....	二八五
十	結麗嘉的信.....	二九五

丁玲文選

莎菲女士的日記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颶風！天還沒亮，就被風颶醒了。伙計又跑進來生爐。我知道，這是那樣都不能再睡得着了。我也知道，不起來，便會頭昏。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怪怪的事上去。醫生說頂好能多睡，多喫，莫看書，莫想事，偏這就不能，夜晚總得到兩三點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這樣颶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並且一颶風，就不能出去玩，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還能做些什麼？一個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時間的過去嗎？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這冬天快點過去；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那時間要回南便回南，要進學校便進學校，但這冬天可太長了。

太陽照到紙窗上時，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數雖煨得多，卻

不定是要喫，這祇不過是一個人，在颶風天爲免除煩惱的養氣法子。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牠，不過在沒有想出別的法子時，是又不能不借重牠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時間。

報來了，便看報，順着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然後又看國外要聞，本埠瑣聞……把教育界，黨化教育，經濟界，九六公債盤價……全看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編級新生的廣告，那些爲分家產起訴的啓事，連那些什麼六〇六，百靈機，美容藥水，開明戲，真光電影……都熟習了過後才懶懶的丟開報紙。自然，有時是會發現點新的廣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綢緞鋪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怨計不週的計聞之類。

報看完，想不出能找點什麼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爐旁生氣。氣的事，也是天天氣慣了的。天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伙計的聲音，便頭痛，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單調：「伙計，開壺！」或是「臉水，伙計！」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出來的一種難聽的聲音。還有，那樓下電話也是不斷的有人在那電機旁大聲

的說話。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白的牆。牠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樣的白白的天花板，便沈沈的把你壓住。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如同那麻臉伙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檯上的鏡子——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也許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卻寧肯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滿足；只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得我太遠了。

喫過午飯，葦弟便來了，我一聽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時，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出一口氣來的感到舒適。但我卻不會表示，所以當葦弟進來時，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為我又在煩惱，握緊我一雙手，「姊姊，姊姊，」那樣不斷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麼呢，我知道！在那兩顆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動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簾下面，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什麼東西！這是有多麼久了，你，葦弟，你在愛我！但他捉住過我嗎？自然，我是不能負一

點責，一個女人是應當這樣。其實，我算夠忠厚了；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並且我還在確確實實的可憐他，竟有時忍不住想去指點他：「葦弟，你不可以換個方法嗎？這樣是只能反使我不高興的……」對的，假使葦弟能夠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歡喜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實的去表現他的真摯！

葦弟看見我笑了，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來，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爲什麼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所愛惜我的是些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皮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爲這些生氣，傷心，但他們却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能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

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是會想念人家，或惱恨人家，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

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近來爲要磨練自己，常常話到口邊便嚥住，怕又在無意中竟刺着了別人的隱處，雖說是開玩笑。因爲如此，所以這是可以相像出來的，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陪輩弟坐。但輩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我是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惘，而恨起他來。這個，輩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去。不過我却不能騙人，並騙自己，我清白，輩弟不走，不特於他沒有益處，反只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請毓芳同雲霖看電影。毓芳却邀了劍如來。我氣得只想哭。但我却縱聲的笑了。劍如，她是夠多麼可以損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爲她的貌容，舉止，無一不像我幼時所最投洽的一個朋友，所以我竟不覺的時常在追隨她，她又特意給了我許多敢親近她的勇氣，但後來，我却遭受了一種不可忍耐的待遇，無論什麼時候想起，我都會恨我那過去的，已不可追悔的無賴行爲：在一個星期中我會足足的給了她八封長信，而未會給人理睬過。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股勁，明知我已不願再提起從前的事。却故

意要邀着她來，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憤恨一樣，我真氣了。

我的笑，毓芳和雲霖是不會留意這有什麼變異，但劍如，她是能感覺得；可是她會裝，裝糊塗，同我毫無芥蒂的說話。我預備罵她幾句，不過話只到口邊便想到我自己定下的戒條。並且做得太認真，越怕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們玩。

到真光時，還很早，在門口又遇着一羣同鄉的小姐們，我真壓惡那些慣做的笑靨，我不去理她們，並且我無緣無故的生氣到那許多去看電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們說到熱鬧中，我丟下我所請的客，悄悄回來了。

除了我自己，是沒有人會原諒我的。誰也在批評我，誰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們給我的感觸。別人說我怪僻，他們哪裏知道我卻時常在討人好，討人歡喜，不過人們太不肯鼓勵我去說那大違我心的話，常常給我機會，讓我反省到我自己行為，讓我離人們卻更遠了。

夜深時，全公寓都靜靜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還能傷心什麼呢？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來電話。毓芳是好人，她不會扯謊，大約劍如是真病。毓芳說，起病是爲我，要我去，劍如將向我解釋。毓芳錯了，劍如也錯了，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朋友們好，便好；合不來時，給別人點苦頭喫，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還以爲我夠大量，太沒報復人了。劍如既爲我病，我倒快活，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爲我而病的消息。並且劍如病，還可以減少點我從前自怨自艾的煩惱。

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有時爲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二十多的男子（輩弟其實還大我四歲）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輩弟是從東城買了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爲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卻快意起來，並且說：「請珍重點你的眼淚吧，不要以爲姊姊是像別人的女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還要哭，請你轉家去哭，我看見眼淚就討厭……」自然，他不

走，不分辯，不負氣，只蜷在椅角邊老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哪裏得來的那末多的眼淚。我，自然，得意夠了，是又會慚愧起來，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摩他的頭髮。他鑲着淚珠又笑了。

在一個老實人面前，我是已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當他走後，我真又想想能抓他回來，只請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過，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號

我不知道那些熱鬧的人們是怎樣的過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個雞子，雞子還是昨天葦弟拿來的，一共是二十個，昨天煨了七個茶滷蛋，剩下的十三個，大約總夠我兩星期來喫牠。若喫午飯時，葦弟會來，則一定有兩個罐頭的希望。我真希望他來。因為想到葦弟來，所以我便上單牌樓去買了四盒糖，兩包點心，一隻橘子和蘋果，是預備他來時給他喫的。我是準斷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來

但午飯喫過了，葦弟卻沒來。

我一共寫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幾天葦弟買來的好紙好筆。但我想能接得幾個美麗的畫片，卻不能。連幾個最愛弄這個玩藝兒的姊姊們都把我這應得的一份兒忘了。不得畫片，不希罕，單單只忘了我，卻是可氣的事。不過爲了自己從不會給人拜過一次年，算了，這也是應該的。

餓飯還是我一人獨喫。我煩惱透了。

夜晚毓芳雲霖卻來了，還引來一個高個兒少年，我只想他們才真算幸福；毓芳有雲霖愛她，她滿意，他也滿意。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慾望，商量量平平和和的過日子。自然，也有人將不屑於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卻與我的毓芳無關。

毓芳是好人，因爲她有雲霖，所以她「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她去年會替瑪麗作過一次戀愛婚姻介紹者。她又希望我能同葦弟好。因此她一來便問葦弟。但她卻和雲霖及那高個兒把我給葦弟買的東西喫完了。

那高個兒可真漂亮，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上面，從來我是沒有留心到。

只以爲一個男人的本行是在會說話，會看眼色，會小心就夠了。今天我看了這個高個兒，才懂得男人是另鑄有一種高貴的模型，我看出那襯在他面前的雲霖顯得多麼委瑣，多麼呆拙，……我真要可憐雲霖，假使他知道他在這大人前所襯出的不幸時，他將怎樣傷心他那些所有的粗醜的眼神，舉止。我更不知當毓芳拿着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時，是會起一種什麼情感！

他，這生人，我將怎樣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頗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輦的頭髮，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但他卻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捉不到的丰儀來煽動你的心。如同，當我請問他的名字時，他是會用那種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態度遞過那隻擎有名片的手來。我擡起頭去，呀，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凹進的嘴角了。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一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慾望，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頭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凌吉士，他是能那樣毫無拘束的在我這兒談笑，是在一個很熟的朋友處，難道我能說他這是有意來捉弄一個膽小的人？我是爲要強迫的去拒絕引誘，從不敢把眼光擡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並且害得兩隻從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我並且生氣我自己；怎麼我只會那樣拘束，不調皮的在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的交際法，今天才知道自己是還只能顯得又呆，又默，又傻氣。唉，他一定以爲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

雲霖同毓芳兩人看見我木木的，以爲我不歡喜這生人，常常去打斷他的說話，不久帶着他又走了。這個我也能感激他們的好意嗎？我望着那一高兩矮的影子在樓下院子中消失時，我真不願再回到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聲音，和那人喫剩的餅屑的屋子。

一月三號

這兩夜通宵通宵的咳嗽。對於藥，簡直就不會有信仰，藥與病不是已毫無關係

嗎？我明明已厭煩了那苦水，但卻又按時去喫牠，假使連藥也不喫，我更能拿什麼來希望我的病呢？神要人忍耐着生活，要安排許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攏死去。我呢，我是更爲了我這短促的不久的生，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不是我怕死，是我總覺得我還沒享有得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樂。無論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夢想可以使我沒有什麼遺憾在我死的時候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睡在一間極精緻的臥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們跪在榻前的熊皮氈子上爲我祈禱，父親悄悄的朝着窗外嘆息，我讀着許多封從那些愛我的人兒們寄來的長信，朋友們都紀念我流着忠實的眼淚……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佔着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但人們給我的是什麼呢？整整又兩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裏，沒有一個人來，也沒有一封信來，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爐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還想念這些可恨的人們……其實，是還收到一封信的，不過這除了更加我一些不快外，也只不過是加我不快。這是在一年前會騷擾過我的一個安徽粗壯男人所寄來，我沒看完就扯了。我真肉麻那滿紙的「愛呀愛的！」我厭恨我不喜歡的人們的盡獻……

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

一月四號

事情不知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為什麼會想到搬家，並且在糊裏糊塗中欺騙了雲霖，好像扯謊也是本能一樣，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費力的便使用了。假使雲霖知道了莎菲也會哄騙他，他不知應如何傷心；莎菲是他們那樣愛惜的一個小妹妹。自然我不是安心的，並且我現在在後悔。但我能決定嗎，搬呢，還是不搬？

我是不能不向我自己說：「你是在想念那高個兒的影子呢！」是的，這幾天幾夜我是無時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誘惑的。為什麼他不在這幾天中單獨來會我呢？他應當知道他是不應該讓我如此的去思慕他。他應當來看我，說他也想念我才對。假使他來，我是不會拒絕聽聽他所說的一些愛慕我的話，我還將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些什麼。但他卻不來。我估定這像傳奇中的事是難實現了。難道我去找他嗎？一個女人這樣放肆，是不會好結果的。何況還要別人能尊敬我呢。我想不出好法子來，只好先去到雲霖處試一試，所以喫過午飯，我便冒風向東城去。